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宋紀

太宗皇帝

不肖子安在

田錫進封事

趙普自陳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輔相月薛月薛居正卒居正輔

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與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為之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

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不敢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

數朔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綱秋九月罷左拾遺田錫綱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

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見上南路轉運副使錫

因入辭直進封事密奏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今安國南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

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

官職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闕西苑廣御池而尚書有欲隘見五一郎官

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中庭九寺見四三卷三監秘書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見上卷是豈太平之制

度邪願別修省寺見六十卷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

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綱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綱普奉朝請見上卷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

意普鬱鬱不得志金昌邸太宗初為晉王之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最

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樞戶樞也軸車軸也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幸所沮謂盧多遜遂備道預

聞昭憲太后顧命見上及前朝上表自訴見上卷等事帝發金匱見上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

周監易知錄卷六十五 宋太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趙普復相
女真

已誤豈容
再誤

趙普陷秦
王

趙普諷李
符

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莊周稱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石熙載為樞密

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女真遣使入貢。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末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南者繁縷於契丹。號熟女真。在靺鞨音未曷。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古肅慎地。後曰女真。元魏時曰勿吉。隋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真。曰黑水靺鞨。唐初即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渤海國為上京龍泉府。金為上京會館府。元為開元路。明置衛。國朝為開原縣。

壬午。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即

明池在開封府城西。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見四六。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初

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

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歿。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

再誤。廷美遂得罪。以賈餗稱郭夢知政事。初。帝尹開封。餗為判官。以推官賈琰聲。佞諂於坐。座叱之曰。

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眾皆失色。帝因重餗之直。至是謂餗曰。賞卿之叱賈琰也。勒秦王廷美就第。

流盧多遜于崖州。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察得多遜交通秦

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

機密事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見十卷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

去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詎聲阻去。叱責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

官爵。流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并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異趙白樊德明等悉斬於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沈倫罷。生與

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縣公。房州。今湖廣鄖陽府安

普又恐符言泄。乃生符他事。貶甯國司馬。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有四川六月。繼捧弟繼遠叛。走地。

釀成西夏之禍
遼聖宗耶律隆緒

宴進士于瓊林苑
進士分三甲之始

賜王顯軍戒三篇

假山

斤澤今陝西甯夏衛定難節度使夏州今陝西甯夏衛定難節度使自李思恭定難節度使以來本宮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人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懇怨乞納其境內夏經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戒人戎人拜泣從者曰眾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靜軒周氏曰觀此可以知宋室邊患之始也何者宋併列國天下統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杖義入朝獻地繼遷踴躍進退窮荒厥後浸強而不可制遂為子孫兩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釀成西夏之禍是亦氣數之適然夫豈人謀也耶綱目書此亦謹微之意云

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年十一隆緒立號曰大契丹冬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今河南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至悍如鷲焉但羈縻之而已非能制也

癸未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弼米德超為樞密副使酒坊使弼德超有寵於帝覲記希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卷見上乘傳轉去聲驛車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微帝信之郭贊極言

救解不聽遂出彬為天平見六一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二月以宋琪具參知政事三月晏進士于瓊林苑國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夏四月弼德超有罪流

瓊州國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崇賜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線許太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鞠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今廣東瓊州府而死帝始悟

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帝語去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傳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國秋七月郭贊免以李昉參知政事八月石熙載罷國冬

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國王帝第五子元傑也當作假山召僚屬置酒眾皆寢美坦獨僂俯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

宋太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趙普陷君不義

得人為泰之初九

呂蒙正不詰朝士姓名
太平御覽開卷有益

求遺書

假山皆民祖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間之孟毀焉王母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孔母問狀孔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械此也必爾輩教之杖孔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趙普罷然以失節之醜而陷於不義其大惡蓋自可見而其功過有不足言矣

趙普罷為武勝軍治河南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捧詩網目於其罷而去其官者惡之也

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昇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

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觀綱目載此條則太宗之初易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茹茅根也彙類也言眾賢

九子在下相連而進有拔茅而其根自以其類而起之象

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諫耳凡士氣達見當世之務戾例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末中亦當發議而更之俾過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持使人不敢言也蒙正

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知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量

書自已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過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見上卷所貯遺帙經次曰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也錄酬其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涪陵公廷

太宗哭李穆 封禪以災 寵

田錫疏略

可謂逢君之惡

白日上升 何益於世 勤行修煉 無出於此 希夷先生

宴羣臣于後苑

美以憂卒。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見八。許之。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見同。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遂罷封禪。知睦州嚴州府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甯。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

靜軒周氏曰。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為。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甯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不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羣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逢君之惡者矣。迨大乾元文明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告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於冊。美惡自見。

冬十月。華山見六三。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現侍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見同。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見同。亦何益於世。今

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老子上篇聽之不聞名。還華山。尋卒。知夏州見上。尹憲襲李繼遷。憲與曹光實襲破走之。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處拉之女。賜京師大酺。見十三日。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今陝西延安。據之。遣知秦州昌府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夏四月。江南饑。遣使宴羣臣于後苑。按劉氏書法。凡書宴讌也。然君臣同樂。固云美矣。太宗以四海底甯。縱酒為樂。不亦過乎。是時江南

宋太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賞花曲宴自此始

楚王孝友

賀懷浦父子請取燕

曹彬岐溝之敗

楊業死節

饑饉民不聊生西夏用師始無虛日宋之君臣正當嚴於寅畏講求治理尚慮弗及而太

宗以四方無事賞花曲宴謂之何哉綱目上書江南饑下書宴羣臣於後苑其義自見矣

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合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

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

花曲宴私宴也自此始綱目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銀麟今延安府神木縣夏州蕃內附綱目秋九月廢

楚王元佐為庶人綱目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當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

小過操庭上聲杖也又傷侍人疾少間如字帝為女聲赦天下會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瘥亦瘳也不預

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恨也怒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憤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

怒廢為庶人均州見四卷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召還居于南宮綱目遣使如高麗綱目時議

伐契丹以高麗見四卷又與之接壤數朔為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

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綱目冬十二月宋琪柴禹錫免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綱目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好議

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見六卷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即幽州見六卷上見帝信

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見上

都路部署出飛狐道名在山西大潘美為雲同府大應今大同府朔州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

李至罷上疏諫伐契丹故也二月李繼遷降契丹綱目契丹以為定難見上卷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綱目三月曹彬

取涿州見上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綱目潘美取環今大同府馬邑縣夏四月田重進取蔚今大

同府綱目五月曹彬引兵退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開名在涿敗績帝聞敕召彬米信及崔彥

藩美還綱目契丹復陷蔚靈州綱目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張齊賢自請知代州

張齊賢計敗契丹

列幟然弱

親耕藉田

馬周復出

李昉忠怒

太宗知人

六月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

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順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八月，以王沔、張宏為

樞密副使。冬十二月，契丹隆緒卷見上大舉入寇瀛洲。今直隸河間府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

遂掠邢、順、德、深。今直隸真德、今山東濟州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契丹薄博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賈

實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願軍二千出禦之。誓眾感既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見

卷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見六三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內并之全軍

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

束帛，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帛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

登，若掩擊，大敗之，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丁亥，四年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藉田。見十一赦。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

職，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耕以新名。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去聲作太言使穎上之

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見四三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見五三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

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臨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

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

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舊書稱

知人之難，太宗之知人，正其庶幾矣。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時普鎮武勝帝遂留

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

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作秘閣

趙保忠

法可惜暨子何足惜

錢俶福履之盛

制敵之方盡於此

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推重之。以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

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作秘閣。詔就崇文院。見上卷。中堂建秘閣。分三館。見上。書籍置其中。以吏部

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

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

預焉。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見上。帝召見加

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也。誠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符彥卿見

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以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上卷。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

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見上。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

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貨之。使至新安。見上。馬旋瀟。瀟泥淖也。而路仆

及出瀟易馬至商州已礫。狹。裂於市矣。聞者快之。秋八月。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王錢俶卒。見上。馬旋瀟。瀟泥淖也。而路仆

國王諡忠懿。命使護喪。英洛陽。自錄至。世有吳越而倣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見上卷。四徙大國。倣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倣國讓。善始令終。窮極

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九月。契丹復陷涿州。見上。冬十一月。遂入祁州。見上。卷六十二

己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見上。卷五十三。遷其民于燕。見上。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

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上。見上。同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河北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

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峙。見上。而守仍令親王出臨魏府。即魏州今直隸大名府。以控。空去聲。其要

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上。也。

彗星出東井
作開寶寺
尹繼倫徐
河之捷
尹繼倫將
略

黑面大王

陳統九世
同居
義門犬

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脩好去聲為言帝嘉納之綱自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綱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綱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彗星見

卷出東井見三三八月放綱司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綱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卷三八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眾謂金碧

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綱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綱朝廷聞契丹復至遣

李繼隆發鎮定俱見上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超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

適領兵徼騎伺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

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上兵銜枚絕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以躍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

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以穀飼俟

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在直隸保定府清苑縣境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

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傷也其乘善馬先遁餘眾引

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云綱大早綱自秋徂冬不雨田錫

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肩和也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

出錫知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綱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以疾力求致仕授太夏四月詔貸江州九江府義門陳統粟綱既陳宜都

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端和睦人無閒諫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宋太祖初免徭役至統子姪益眾常苦乏食知州康戡言於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忍公治家之良法

靜軒周氏曰九世同居之事一見於張公藝再見於陳兢嗣是而後寥寥無聞夫以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則治家之良法備矣其九世同居復何難哉故綱目書義門所以美陳兢書代巢所以美太宗也其為世勸切矣

冬十二月契丹封繼遷為夏王

辛卯二年春旱蝗同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于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閏二月辛仲甫罷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

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

數對準曰洪範見二卷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

狀準曰願召二府樞密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賊見四七吉賊少乃伏誅准以參

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于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為可大任

遂有是命張宏罷五月以謝泌為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

褚者至惡賜泌金紫見五十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見五九者

朝上諫書者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置諸路提刑官六月忠武節度封河南開使韓公潘美

卒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見上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八月置審刑院帝慮

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

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末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九月王沔陳恕呂

蒙正罷呂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於沔沔聽察敏辯有過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之

以甘言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

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

褚聖代錄
唐末孟昭
圖
趙保吉
置審刑院
罷三相

李沆風度端凝

蘇易簡體翰林志
飛白書王堂之署
范杲玉堂記

置常平倉於京師
趙普請論二十篇

趙普三罪

种放母

种放製佛經製帳帷

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沆遂罷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怒聞密以語之覲望也其脩舉知古訴於帝帝怒怒漏言亦坐免度支見四判官宋沆杭上伏閣略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沆甚明敏毀者怒而止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賤後及掌吏部選除擬精堂沆嘗侍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再拜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今陝西行都王西甯衛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見四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稿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驕競出知澤州今江南鳳陽府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壬辰三年夏六月置長平倉于京師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雨蝗盡殪意也至晉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糴名曰長平倉遂為永制秋七月趙普卒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沈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靜軒周氏曰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易為削之陳橋之事普實預謀其罪一也為政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其罪二也秦王廬多遜之獄普實尸之其罪三也此所以持削其官以示貶

君終南隱士种放不至古之隱士被召不至者其間必有所處而始終執守之堅也今太宗治朝庶可以於真宗之世數朝京師而又晚節之不謹耶杜放洛陽人沈默好學隱居終南山山名在陝西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釋氏嘗製佛經以製帳帷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便宋

教母成子之高

置審官院

王水波疾貧富不均

剖腹實錢

太宗恨不得為學士

左右沮寃

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志重怒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大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故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故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癸巳四年春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掌審京朝

官其幕莫職之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

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

并者益羅賤販賣以規利青神今四州眉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

攻青神掠彭山今眉州彭山縣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三月

以何承矩為河北道名治直屯田制置使河北屯田則且耕且守軍有餉而民安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

士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行過未

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保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

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以向敏中張詠同

知銀臺通進司同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諫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

之職也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

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辦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今賓

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今山東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

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秋九

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濱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李昉實黃中李沆溫仲舒罷以水災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

向敏中實

分天下郡縣為十道左計右計

置起居院

起居注進御始此

別立宣政使張詠知益州

昌言。參知政事趙鼎。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家正當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益為民除暴。好功

黷武。則天下之人。燭滅矣。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

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

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

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見四十。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復置三司

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治開封府。治山西。治陝西。治四川。治淮南。治江

州。江南。東。西。治蘇州府。浙東。西。治杭州府。廣南。治廣州府。以京東。開府。為左計。西。洛陽。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

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鐸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

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蜀州。今四川。永康軍。

甲午。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見上卷。招安使。討之。趙保吉。寇靈州。見四九。以李繼

隆為河西。見同。都部署。討之。三月。李繼隆入夏州。見上卷。執趙保忠赴京師。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驛。夏

州城。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見五五卷。逐月終

送史館。以備脩日歷。見上卷。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選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

起居注進御始此。五月。王繼恩復城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秋。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以張詠知

益州。即成。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頃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

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祝。軍校曰。爾曹蒙國家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旋。為爾死。

宋太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此人何事不能了

謀及婦人中官不可

一言萬世法

真鹽鐵陳恕

呂蒙正規諫

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定。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治廣東。廣州府。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見二十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也。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也。

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二月。以陳恕為鹽鐵使。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

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恕有心計。釐治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二月。四川

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今四川。嘉定州。蜀盜平。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准漢武帝憚汲長孺之直。而出守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十四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出判河南人。君苟以妒疾賢。能為心。及長。名黜見。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十四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十四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十四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十四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十四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上二七。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

呂端大事
不糊塗

張洎江東
士人之冠

宋后崩不
成服

少年天子
欲置我何
地
太子拜至
沈
官太孫孫
惟吉

綱目誅太
宗之心

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懈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至是罷相判河南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鎰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特重識大體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旦內札戒諭自令中

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

藝至令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

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脩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

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回后疾甚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

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舊禮帝不悅坐謫訕責知滁州今江南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

所容故屢見斥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今陝西延州節使度繼遷不奉詔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

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太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

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去后嬪宮中皆稱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

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為閬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

時惟吉纔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

觀察使凡邸見上第供億見六二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焉也

靜軒周氏曰太宗之官惟吉或者皆以存厚為言臣獨以為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天下所襲者太祖

之鴻基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歉焉彼德昭德芳皆太祖之子既而天亡無可推立幸而德昭

以長子惟吉尚在則當冊為儲嗣不食前盟可也夫何隱而不登必待既立已子然後舉而官之嗚呼然其

何益矣故綱目特舉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太宗之心深譏之也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秋七月寇淮。罷。明。直有餘而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宜乎有以誨羣名責實之意耳。其亦。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

州見上卷。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排

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戡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

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極事。準力爭不已。且又持中書

綽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見上。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

白池。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元月。秦晉諸州地震。大有年。見上。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

道元年書開寶皇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則太宗。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

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二月。帝崩。太子恒即位。端之處繼恩若微。猛

事不動聲色而定於頃刻之間。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

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上聲臺。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

見上。立嗣以長。順也。令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

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史臣曰。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武功。慎刑獄。納諫諍。爭過災。知懼有過悔之。故能削平海內。治陵

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治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咸服。後世不能無議也。見上

上卷

功見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見上。行軍司馬。討謀立

楚王之罪。貶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見上。安置。胡旦除名。長流尋州。今廣西。立郭氏為

鼠雀尚知人意

太宗無凡之心益著

十五路

呂端給鎮王繼恩

呂端請捲簾升殿審視